



散文

劉姍珠

民國四十六年生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畢業

現職／

高雄市立光華國中教師

曾發表／

「印象詩集」——詩輯

「你收到我傳真的玫瑰嗎」——散文輯

「牽著你的手」——詩輯等書

背 影

散文組第三名 劉姍珠

背影，像一首來不及完成的詩。
漸行漸遠，逐漸形成生命的曾經或缺口。有些深居心靈角落，等待你偶爾覬覦，偶爾回頭的凝望。
有些淡出生命背景，未曾蓋上記憶郵戳；常常瞬間瓦解，飄蕩在遺忘之河的泡沫。

1

生命中有關背影的原版，是父親荷鋤走在田埂上。
颼颼的午後，父親趁風雨稍歇；不顧祖母的挽留，不顧淹水的土塊厝，匆匆行走在泥濘的田埂上。我透過木格窗
櫺，凝望父親愈來愈小的黑點，消褪在雨霧籠罩的盡頭。
命運的乖舛，即是從父親走在田埂上的背影開始。一場意外的雷殛，讓凝望空轉為最後的訣別。我背負父親的背
影，從童年走到青春，從青春走到中年。

2

童稚的眼眸，曾委屈地蹲坐鳳凰樹蔭下；用眼淚編織父親巍峨的形象，暫時彌補受創的尷尬傷口。曾守候在牽牛花環繞的籬笆前，天真地等待暮歸的父親，載我跨坐鐵馬，迎著黃昏向晚的微風，追趕天邊彩霞，追趕串串銀鈴的笑靨。然後，趁著染墨的天色，低垂額角，坐在灶前，假裝被濃煙燻紅的雙眼。

小時候，假藉幻想的綺縈，構築父親膨脹的影像。異想在現實與夢想邊陲，與父親深情的邂逅。讓父親龐大得能夠為我擋風遮雨，在飄搖的歲月，尋覓溫柔停泊的港灣。所以，父親走在田埂上的背影，宛如圖騰般，嵌鑲童年彩色的夢鄉。

青春期的天空，父親不存在的陰影，成為我噤口的忌諱。

幾次坦白的後遺效應，使我在憐憫的波光裏，撞落得無處躲藏。從此我蒐藏父親走在田埂上的背影，深鎖於闕寂黑暗的時間抽屜。讓暗夜停留的記憶，披上一層吊詭的遺忘表皮，偷偷敲打我緊閉的窗扉。等我欲往還拒的躊躇空隙，父親的背影，早已消失在曙光篩落的晨曦裏。

3

當我再回頭，尋找父親遺落在田埂上的背影時，已是背鄉、離鄉多年的中年女子。

現實門檻前，停擺滯留的理想，殘喘它薄弱的尾音，搖晃它洩氣的堅持。此刻，童年竟然回頭向我呼喚，回頭向父親索取他走在田埂上的背影。彷彿折開塵封多年的記憶原體，讓我靠近自己的核心地帶，諦聽父親遺留的風霜，如何點滴匯聚成我生命的長河。

父親走在田埂上的背影，是記憶的原鄉，也是記憶的起點。

當我悲喜歡樂，它總是無聲無息地向我貼近，向我釋放能量；讓我顛頭困厄的當下，依然匍匐前進。

4

你曾經把歉意，寫在母親離去的背影上嗎？

你曾經猛然驚覺，時而在母親寂寞背影上，所殘留的刻痕嗎？

忙碌的你，穿梭行走，像枕戈待旦的武士，在社會漩渦衝鋒又陷陣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們已經遺失一把鑰匙，一把開啓生命之鑰的鎖匙。等我們想去失物招領時，長滿銅鏽的這把鑰匙，已找不到當年的鎖孔。如同我們背鄉離家，迷路流連霓虹閃爍圍堵的街頭；聽不見母親低沉的喚音，看不見愈離愈遠的鄉愁。

母親早霜的華髮，被生活重擔壓扁偃偻的背影，蹣跚向天涯。
似乎不經意下，我錯過與母親靜座對談，錯過翻開母親結繭的日記。當我回頭發現出口，纔終於懂悟，母親將她的
孤獨與寂寞，謄寫在她蹣跚的背影上。

5

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母親蹲在水龍頭下的背影。距離我離家返校的時間，愈來愈接近了；水聲滴滴，我心也嗒咕。母親依然靜默，依然讓關不緊的水龍頭，一聲聲滴落我潮騷的心湖。

母親蹲在水龍頭下的背影，成爲我一路的街景。像條牽繫我歸鄉的臍帶，帶我溯江逆流，回到我的原生地。來到夢旅的原點，來到鄉愁的河床；向大地般母親掬取甘露，向山河般母親祈求庇佑。

當我牽攜母親長繭的厚掌，一條條龜裂深陷的紋路，控訴歲月走過的履痕。一條曝曬過父親離去的輓歌，一條曝曬過童年早凋的歡歌，一條曝曬過青春失焦的鏡頭。從母親龜裂的掌紋，找到回歸的航道。如同每一個人，在母親的背影上，找到自己的影子；它是屬於母親的，更是屬於你的。

母親很少流露她的失望和哀傷。她用緘默封鎖悲愁，用輕歎延宕失落；然後轉身離去的背影，留給我反芻或轉寰的空間。這樣無言勝有言，無聲勝有聲的棒喝；冷卻我熾熱的怨氣，化解我挫敗的迷航。母親以她沈默的羽翼，以她沈默的愛；引導我接近生命的最初，接近生活的本相。

6

青春燦爛的大學時代，常忘記母親書寫在背影上的牽掛。

我參與諸多社團活動，藉此拓展自以爲亮麗的視野。任性拋棄母親惦記的包袱，馳騁若脫疆野駒，以致時間支離破碎，荒於學園的耕耘。那一年暑假將盡，我度日如年，憂心補考的命運；發愁著不知如何啓唇，如何解釋自己的疏忽。

母親淡淡看完成績單後，閒談起註冊事宜，然後轉身離去。驚魂甫定的我，開始陶醉於母親所遺落的破綻裏。短暫幸災樂禍後，竟難過得無法原諒自己。因爲母親是故意避重就輕，故意保留我的自尊，故意不說以喚起我的醒覺。

母親忙碌的背影，穿梭在廚房與稻田間，穿梭在生活與子女間。從日出走進黑夜，又從黑夜走進日出。

母親纖弱的背影，從透早忙到透晚。有時是走在田埂上，荷鋤巡水田；有時是肩挑滿籬滿筐的蕃薯葉，顛危危行走牛車路旁；有時是蹲在水龍頭下，水滴汗滴中搓揉衣物；有時是灶前灶後，張羅料理餐飯……

母親的背影，像一座山，像一條永恆的河。

7

當你躑躅街頭。當你漫步前進。當你停歇腳步。是否曾被似曾相識的背影，擒獲視網脈的快門呢？是否前塵往事，突襲封箱的心底？是否烘焙過的心情，微微掀起漣漪呢？

找一個臨窗的座位，與生命開始對入座。你將發現，搖晃的車速，或是凝然的時空裡。許多漸行漸遠的背影，勾勒你相思的曲線。我們深情，甚至一廂情願地附加或解讀。

背影有時像流動的街景。衝毀心靈封鎖的前線，滲漏心靈棄守的邊防，搖撼你想念的起伏線。

背影有時像伏筆般。塵封經年，或淡然遺忘的過去，突然排山倒海向你傾瀉。勢如破竹的威力，橫掃你失措的悵惘；結疤的傷口，又再度撕裂潰瘍。帶點甜蜜似復仇，帶點神經質似的重生，帶點來時路的回顧。

背影有時像倒轉影帶。兀自重播的畫面，孤獨地喚醒沈睡的记忆，寂寞地彈撥回憶的琴弦。這些遙遠的回聲，終究有時像停滯的鐘擺，亦或休止符般戛然而止。

8

曾在擁擠川流的人潮裏，苦覓父親失散多年的背影，每一回尋找的過程，都像翦開我生命的原體。

我看見早熟多慮的童年，擠眉弄眼向我招手；當我跟踉靠近，她卻又頑皮的騰雲遠去。如同我對父親的印象，永遠停格在他走田埂的背影上。我無法去想像或建構，睽違卅年的父親影像；他是否滿頭雲絲，蹣跚走進人群呢？

想念蟄居北城的母親時，我會信步來到，潮溼、悶熱的市場集散地。每一位佇立攤前，精挑議價的婦人；很容易引爆，我對母親背影眷戀的鄉愁。

遷徙水泥叢林的母親，想必極端懷念泥土芬芳。有時感覺都會的母親，像失水或缺陽的耐旱植物，萎縮的根莖，常在夜深訴說無邊的田園風光。

候鳥般的母親，從故鄉移植到異鄉，從異鄉移植到故鄉。永遠是都會邊緣的絕緣體，她寂寞蹣跚的背影，淹沒在車水馬龍，淹沒在她稻香十里的阡陌遐想裏。

9

時間走過你的背影，待你回頭靠岸。也許留書出走，你遂迷失在，斑駁發黃的字體行間。也許杳如黃鶴，空留聲聲遺憾，與你淚眼以對。

多少喚不回的背影，逐漸沈澱為心靈最深的暗影。偶爾來到你眼前，怯怯不敢與你相認，對望一眼後，匆匆擦肩而

過。偶爾遠遠瞅著你，影像模糊，在你追趕的聲音裏，愈飄愈遠，終究像一場未完成的夢。偶爾過站不停，來不及問候的話，鯁在喉嚨不上不下。

空間走過的背影，很容易讓人暈眩，在物換星移的迷宮裏。倘若我沿著童年來時路，一步一回頭。回頭纔驚見，所有記憶的圖騰，渙散無法連結最初的原型。

昔日裝載歡樂的曬穀場，層層光鮮簇新的樓層，霸佔童年的天空。只剩下微弱的喘息聲，在角落，在我錯愕的眼波。昔日門前蜿蜒的小河，母親搗洗衣服的石頭，我拿畚箕捕魚捉泥鰍的草叢，如今水泥蓋封的小河，擴寬為道路的基礎。記憶沉封在夢的最底層，成為生命的絕響。

瞬息萬變，急遽變遷中的社會。人類一意追求速成便捷的現代，以致忽視歲月走過的歷史背影。凋零的古厝，風中顫抖的磚瓦，殘喘的民俗傳統。解體的脚步，踐踏過你僅存的記憶。

你是否跟我一樣，有一種斷層的危機意識呢？多年以後，我不知從何訴說起，我的童年，我的青春。時間走過的背影，空間走過的背影，歲月走過的背影；愈來愈模糊的輪廓，只剩下淡淡淺淺的線條。

10

背影，有時像一座山。有時像一條河。有時像流動的街景。有像伏筆般。有時像倒轉的影帶。有時像斷簡殘篇的記憶。

背影，是一首未完成的詩。